

一个作家的成名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所谓“必然”，是作家多年不懈努力和思考积淀的必然。青岛本土作家阿占有一双洞悉繁杂世界的慧眼，有善于描摹人情世故的语言功力，也有搭建故事建立逻辑的超强能力，其作品不仅为时代画像，更有对未来的警示，蕴涵着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精准把握。正如她获第六届泰山文学奖时的感言：“小说让我超越了耳闻目睹的物理属性，得以去裁夺事件背后的真相，参与他者的命运，厘清一个时代的面目，管窥人类内心的隐秘，从而抵达艺术真实。”

以阿占最新短篇小说《复古照相馆》为例，就是一部在时代洪流中如何继承优秀传统，如何面对新技术新观念，以及如何寻找二者契合点并带有深刻思考的好作品。

小说开篇，阿占就写了从外资影楼退休回家的赵平安不甘寂寞，将临街祖屋（其实是车库）用起来，开了一间“复古照相馆”，妄图将手工机械摄影技术传下去。作品中的人物、场景和故事背景，是情节发展的坚实铺垫——赵平安是退休技工，可以算作老人；照相馆的房子是祖屋，之前租给别人开了多年油条铺子；加之新开张的照相馆名为“复古照相馆”——这些老人、老物件、老做派，都在告诉读者赵平安要做的事情是传承父辈技艺，下力气怀旧，甚至跟现实“过不去”。

复古照相馆，本身就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演变过程中的历史见证者，代表着对美好记忆的怀念和再现。然而，随着数码技术的不断升级，这种怀旧的想法与做法，在更多人眼中是不合时宜的。赵平安的妻子李美丽也毫不客气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弄些老掉牙的东西。”并断言，开发廊更实惠，自己做头发的事也捎带解决了。最不济开个便利店，生活用品跟着拿批发价。

李美丽的想法代表着世人的实用主义观念，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到来，更多人趋向于走捷径、挣快钱。而赵平安一心想着传承老手艺，寂寞并且缓慢地活着。两种观念没有找到契合点的时候，赵平安的心境和处境非常艰难。

阿占还塑造了赵平安的父亲、城市第一代摄影师赵老板。对于父亲最初的“见”，赵平安是多年以后才理解的。“小儿如他，见父亲站在老式手摇相机前，不断地调光、走位，试图发现被拍摄者独有的好角度。等到一切妥善了，父亲走到相机后面，钻进遮光的大黑布，借取景框打量，前后推移变换光圈、焦距等参数，最后，捏压椭圆形的快门气囊球，只一下，完成曝光，大事告罄。”这种基本的劳动态度和理念，富有工匠精神，也是逝去一代的自知与自觉。

时代迅猛发展，手工的缓慢让世人耐心全无。赵平安却不这么想，他要用复古照相馆来证明传统技艺同样可以带来不逊于数码技术的效果。他甚至认为，“设备好，不会犯错，却也没有感情。”时代的发展，观念的转变，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就像如何传承优秀传统和技法，如何与新观念完美融合，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只一味替代，是粗鄙和无礼的做法。阿占在小说的隐喻里，针对如何寻找相互包容的契合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以，看似赵平安的选择是“自找没趣”，却是传统手艺的守护者，固守传统的代表性人物。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油滑却不失善良的马小，传统手艺的背叛者。“可是，赵平安仍然认为，马小出现在复古照相馆，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马小就像他自己的一部分——他也不是全然喜欢自己的。”

阿占通过故事搭建和人物塑造，试图表达精神与现实的矛盾性。传统技艺来自人类漫长的劳动积累，而新科技和新工艺在成效上看似解放出大量的劳动力，使产能大幅增加，对社会起到了空前的推动作用，但阿占清晰地知道，新技术带来的效益和产能无法取代传统手艺中的情感，因为那是灵魂的一部分。

赵平安及其父辈都是工匠精神的化身。在很多人崇尚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今天，他们也许不合时宜，但不可或缺。这部作品表面上讲述的是一个退休老技工开复古照相馆面对重重压力和所处困境的故事，其实这不过是故事最表面上的理解，阿占高就高在通过人物对事物的不同看法和做法，来展示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将人间技艺传承和发扬，与新观念新事物相融合，为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把脉。如此说来，阿占是站在更高维度，在为读者提供一条理想之路——在当下弘扬的“工匠精神”面前，这是一个作家的自觉和超前。

诺奖作家黑塞在长篇小说《在轮下》中写道：“面对呼啸而至的时代车轮，我们必须加速奔跑。有时会力不从心，有时会浮躁焦虑，但必须适应。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每一个落伍的个体远远抛下，碾作尘土，且不偿命。”

是的，在时代更替的十字路口，幼稚是无用的，怀旧总可以吧？事实上，现代怀旧是现代性的后果和产物，它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景观。而《复古照相馆》就是以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冲突为背景，以怀旧词义的演变为基本线索，探讨怀旧的社会心理根源，及怀旧是现代人以审美理论抗衡现代社会理性激化，弥合生存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乃至寻求灵魂归宿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

作家不应是站在生活之外、活在苍白想象中的技术崇拜者和制造神话者，而应该在生活之内，在人性之中。只有站稳于生活内部，才有写作的精神基础。也就是说，没有对自身当下处境的敏感，写作只是一个空洞的姿态。这般看来，《复古照相馆》就是立足现实生活而观察世界、剖析人性，诸多特点汇集，也就构成了一部好作品的必然。

作者简介：高兵，山东省作协会员，文学评论、散文、诗歌见于国内各大报刊。



阿占图

不合时宜与不可或缺

——读阿占小说《复古照相馆》有感

◇高兵

孤独是和自己在一起

——读蒋勋《孤独六讲》

◇张瑜

孤独六讲

Works Of Chiang Hsun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端 在破碎重生中找到自我

孤独的感觉是否与生俱来，如“影”之于“形”永远无法摆脱？“当你走进欢乐场”，看到“各色的脸上各样的妆”，此时想要暂避和独处的你是否会显得格外的不合时宜？你是否曾经无意中“妨害”了他人的孤独，又或者出于自以为之的“善意”，想要帮助他人从孤独中“解脱”出来？

关于孤独，有个体感受层面的，有普世价值方面的，栖身在生活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且听蒋勋先生为你娓娓道来。他的《孤独六讲》一书，以一个作家、美学学者兼教育从业者的视角，从两个方面对“孤独”进行解析，一是如何面对自己的孤独，二是如何尊重他人的孤独。

“孤独是和自己在一起”，在蒋勋看来，当你可以和自己相处，达到自洽的状态，你便不再孤独；而当你不能这么做时，就会一直处在不安和焦虑的状态。你愈要借助各种工具远离孤独，孤独追得就愈紧。这就有点像追着自己尾巴转圈的猫，纵使力竭，始终不自知这其实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追逐。

为了说明这一点，蒋勋举了一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他在巴黎上学的时候，读到一篇报道，说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巴黎的上班族一回到家就打开电视机，打开收音机。可能他们很少看也不注意听，可是就是要有一个外在的声音、影像“陪”在旁边，便不觉得孤独。这篇报道的主旨在于探讨工业化、都市化后的孤独感，指出工商社会里的人们不敢、不愿、不能与自己相处。那么，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孤独感是弱化了还是增强了？

“年轻人得知手机不能用了之后，就像得了荨麻疹一般坐立不安。哪怕明明知道这里没有手机信号，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经常掏出手机频繁查看”。史蒂芬·库希奇，一位一直不使用智能手机的作家，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格林班克镇，一个由于设有大型射电望远镜而屏蔽手机信号的地方，观察到初来乍到此地的年轻人的上述表现，并写入其最近出版的作品《安静地带》里。

比起电视机和收音机，手机的“陪伴”和“替代”功能更强了。如果说半个世纪前，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我们还能够通过思考、阅读、空想、发呆达到一种自洽，电视机、收音机的存在充其量还只是聊胜于无；那么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几乎不能想象没有手机、手机无法使用或者遗失手机会怎么样。“明明知道没有手机信号，也会不由自主地经常掏出手机频繁查看”的人们与追着自己尾巴转圈的猫何异？今天的我们，与以往相比，孤独感是弱化了，还是增强了？答案已呼之欲出。

2013年10月，钢琴家傅聪从美国回到上海，与弟弟傅敏一起，为父亲傅雷和母亲朱梅馥举行纪念碑落成仪式。纪念碑的正面镌刻着《傅雷家书》中的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在傅聪眼里，父亲傅雷正是孤独的赤子。没有孤独，就没有沉潜和创造，就没有恢宏万方如《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译作传世，也没有言之切切如《傅雷家书》般让人领悟父子之间关于情感关于艺术关于学问的交流可以深沉、宽厚若斯。

如果说，作为知名学者和翻译大家，傅雷先生的“能够创造一个世界”的“孤独”，对于普罗大众的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那么蒋勋提倡的“和自己在一起”，就是一只跷一跷脚可以摘到的苹果。在“孤独”不请自来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尝试着接受，因为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省吾身”的好时机，往昔得以沉淀，情感得以酝酿，思维得以整理，理智得以升华。如果总是试图借助外力对抗“孤独”，用那些海量的芜杂的消息、视频、推文去填满眼睛和耳朵，看似“充实”，长此以往，这种缺少了消化吸收和新陈代谢的模式会对一个人的思维和情绪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如何面对自己的孤独”与“如何尊重他人的孤独”是一体两面，也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和前后关联。张爱玲曾说：“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在华人的大家族中，人是没有隐私的。一大清早，不把门打开，大家一定以为你是在做坏事。”相信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会对张爱玲的话“心有戚戚焉”。当晚自习想要“放飞自我”的时候，不经意回头发现躲在教室后门的老师的犀利目光，那一刻凉凉的感觉大多数人都曾经有过；大考在即，面对妈妈深夜敲门而入送来的一碗汤圆或者馄饨，滋味虽然鲜美，心里还是挺五味杂陈的。

看到他人独处，悄悄走开，这当然是“尊重他人的孤独”，但是是否仅限于此呢？蒋勋在书中讲述的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不仅让他反躬自省至今，相信也可以启发读者就如何“尊重他人的孤独”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他在做中国台湾东海大学系主任的时候，有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表达对学校砍树一事不满，然后就有好事者在这张布告上不署名地攻击和谩骂校长，因此学校决定要严办这名学生。作为系主任的蒋勋出面力保，学校经过权衡，没有处罚这名学生。结果这名学生对蒋勋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处罚我？”学生的“不知好歹”的诘问让蒋勋思考至今：我用了我的系主任的权力“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说，他没有做错，为什么不让他据理力争，让他为自己辩白？我的“保护”，是不是没有尊重他的孤独感？在没有被现实的“南墙”撞到头破血流之前，他是否还拥有一种想要去摆事实讲道理的自负，虽然这样一种选择意味着失去师长善意的庇护，意味着独自面对困境的孤独。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以“啸”聚山林青史留名，也正是因为所思所行难为彼时的主流文化接受，他们才会发出令人热泪盈眶的呐喊。试想，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接纳他们，他们还要仰天长啸吗？

读罢蒋勋的《孤独六讲》，我们是否能够坦然面对孤独，尝试着接受孤独，进而悠然享受孤独了呢？下一次“孤独”来造访的时候，不妨留它小坐一会儿。

作者简介：张瑜，媒体特约评论员。